



扫一扫 加关注

编辑:周逸平  
组版:徐冬梅

## 四先生

我家与毗邻的四先生家几代交好。四先生姓陈，是小学退休教师，因为排行老四，庄上人都喊他四先生。背有点驼的四先生貌不惊人，然而他是令人敬仰的长者。

四先生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庄中无人不称赞。上个世纪现成的春联虽然不贵，却非家家舍得去买，人们每逢腊月都将红纸送到四先生家中。四先生忙着购墨汁、洗毛笔、安排孩子记录各家红纸的数量和对联的大小。刀子嘴豆腐心的四婶免不了唠叨几句：“墨汁不要钱啊！”四先生总是笑眯眯地安慰四婶：“庄中人请我写个字是看得起我，我又没什么大事，这点忙哪能不帮呢？”四婶也就不再吱声了，然后默默地将家务安排妥当，以免打扰四先生。四先生根据各家的特点书写对联，诸如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”“路宽路直路通宝，人善人和人长寿”，对联写好晾干后他还让孩子逐一送到门上，拿到对联的人家都很开心，免不了摸着孩子的头让他们捎话感谢四先生。

言语不多的四先生只要听闻哪家遇到困难就会伸出援手。2000年前后，一户人家

的儿子到了成婚的年岁，女方要求到南京买房，首付款就需要几十万元，老夫妻尽管四处筹钱，临了还是差好几万，他们急得团团转。这时四先生得知消息，当晚就拿钱送上门，这对老夫妻当即感激涕零：“你家孙女刚考上大学，费用都是你在承担，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开口，真没想到你送钱过来……”四先生一脸平静地说：“我也就能掏出这点老底子支持你们，孩子的婚姻是大事，不要急着还，我月月有收入。”

庄上有人过世了，四先生都要亲自送纸磕头。十年前的春节临近时，我的堂弟因为重病离世，欠下了不少外债，孤儿寡母根本无法料理后事。四先生主动拿出5000元钱并忙里忙外地帮助办理丧事。有人对四先生说：“他家哪天才还上这笔钱啦！”四先生坦然回应：“腊月黄天，邻里邻居的哪能不帮？先把丧事办好，钱啥时有啥时还，就是不还这事也得办。”

四先生对家人的事也很上心。大哥早逝时两个侄子尚未成家，他全力帮助侄子，无微不至。侄子的岳父母过世，四先生亲自前往吊唁。二哥的孙子在其父去世时刚成

家，又没有多少营生能力。四先生就召集家庭成员开会，不但主动拿出50000元，还动员其他家庭出资帮助，三天之内就为侄孙购得一辆出租车。村里人纷纷赞叹：“有四先生真是陈家的福分！”

四先生过世后全村人唏嘘不已，说是四先生走得太早了。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，有个残疾人摇着轮椅前来送四先生最后一程，他泪流满面地说：“四先生帮过我，他是个大好人。”今年清明节之前还有个手捧供品的中年女士向我询问四先生的墓地，她专程前来祭拜四先生。带她前往墓地的路上，她告诉我，她叫晓萍，儿时家境贫寒，幸得四先生劝说父母才得以继续上学。初中毕业的她汇入南下打工潮，凭借先前的文化基础和好学不倦的态度，从织布厂管理员做起，最终逆袭为白领，不但事业有成，并且嫁得了好人家。

四先生在世时我们常在一起喝茶聊天，他每每发表人生感慨：“做人要厚道，对人要真诚，帮人要帮到底。”四先生的一生正是这样做的。而今四先生已经离世6年，不过我还时常忆及他老人家。

船舷，尽情享受这份大自然的馈赠。我把刚刚折成的纸船轻轻地放在水面，看着它随着水流缓缓漂远，仿佛在放飞自己的梦想。

除了自然之美，家乡的人情味也让我久久不能忘怀。邻里之间总是互相帮衬着：农忙季节，邻家大伯会主动过来帮我家收割庄稼和堆草堆；张家的枇杷熟了就会摘一些送给李家，李家包饺子了，也会给张家送去；过年时，邻里之间纷纷串门拜年，相互致送祝福……左邻右舍那份淳朴与热情，让远离家乡的我倍加思念远方的家。

家乡是我永远的牵挂和向往，那儿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事都深深地烙在我心中。现在的我是在南京市求学的一名高中生，一时无法回到家乡，但是我那份对家的思念从未停止过。

家乡就像为我照亮前行道路的一盏明灯，家乡又像推动我不断前行的无形力量。在未来的日子，我将带着这份浓浓的思乡之情，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，因为我知道，家乡始终都在那里静静地等待我归来，我要用人生旅途满满的收获回馈美丽的家乡。

## 思念远方的家

◆秦梓杰

夜幕低垂，南京市的灯火逐渐点亮，我独自伏案书桌，周围被宁静包围了，台灯散发出柔和而坚定的光芒，照亮了我面前摊开的作业本和字迹密密麻麻的课堂笔记。

“叮咚”一声，手机屏幕亮起微信的图标，打破了周围的宁静。我打开微信，是妈妈给我发来的老家的照片：白墙红琉璃瓦的房屋坐落在绿意盎然的稻田旁边，犹如一幅精致的水墨画，静静地铺展在眼前，我的心中立刻涌起对家乡的深深思念。

我的家乡在泰州市姜堰区娄庄镇，这个充满温情的小镇没有都市的喧嚣，只有宁静的街道与和藹的邻居。

我家旁边有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河，它宛如一条碧绿的绸带，静静地蜿蜒在村庄与田野之间。这条小河不急不躁，以一种悠然自得的步履缓缓向前，他仿佛是大自然特意为这个宁静的乡村谱写的悠扬乐章。

当第一缕阳光温柔地洒落河面，小河便开始它动听的歌唱，并且用这样的歌声

唤醒沉睡中的村庄。当夕阳西下时，小河的流淌声逐渐变得柔和而缠绵起来，它要陪伴辛劳了一天的村民进入梦乡。小河轻柔而连绵的流水声如同大自然的摇篮曲，漫游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，让整个村庄都沉浸在祥和与安宁之中。

河岸两旁柳树成荫，微风吹过，柳枝轻舞。河边静静地停泊着一条小船，仿佛一片落叶，它是我儿时的乐园。

小时的我常常缠着奶奶带我去划船，于是奶奶头戴宽边草帽、手持长长的竹篙带着我来到小船上。我紧挨着奶奶坐下，用挂在船外的双脚轻轻拍打凉爽的河水，河面随即溅起一朵朵欢快的水花，心里满是兴奋。我趴在船舷上，好奇地观察着游来游去的小鱼，充满了对大自然的好奇。

随着奶奶熟练的动作，小船缓缓驶入河心，水面泛起一圈圈细小的涟漪。一阵微风吹过，小船轻轻摇晃，仿佛跟着风的节奏起舞。我兴奋得高呼起来，双手紧紧抓住

书法（录《溱潼水云楼》）

曹洋

## 赏“梅”的美好记忆

◆薛宜之

1958年3月7日，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回泰州认亲，随后8天他一直忙于访问和演出。那几天的泰州，真可谓万人空巷争看梅郎。

我这个梅兰芳的小戏迷当时正在泰州读初中，住在三姑母家。三姑母家有一部留声机，经常放梅兰芳的唱片，《霸王别姬》《贵妃醉酒》《天女散花》《凤还巢》《女起解》里的唱段深深吸引了我，听得我如痴如醉。我借助留声机学唱梅兰芳的戏，久而久之，居然也能有模有样地唱上几段。不少同学知道我迷上了梅兰芳的戏，于是班上搞文娱活动时少不了让我出节目，我也不客气，清清嗓子就唱，或者唱虞姬，或者唱西施，或者唱杨贵妃，每次唱完之后同学们都会热情鼓掌。

梅兰芳到泰州来的机会实在难得，我特别想见他，因为他在我的心目中早就成了祖师爷，但是我这个学生要上课，想见他谈何容易！幸亏我有一个至好的同学的父亲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，他悄悄告诉我，梅兰芳住在乔园招待所，每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去人民剧场准备晚上的演出，从招待所的后门上汽车。下午两节课之后是自由活动时间，有一天我就利用这个空当到乔园招待所的后门守候。等了不

大一会儿我就看到四个人从后门走出，其中一个很有风度，白白胖胖的，我认定他就是梅大师，于是连忙高喊“梅兰芳，梅兰芳”，梅兰芳也不计较我的无礼，向我挥挥手，满脸笑容地坐进汽车。“看到了，看到了！”我高兴得又是絮絮不止又是手舞足蹈。

我还想看梅兰芳的演出，可是成人票2元钱1张，极少数的学生票也要9角钱1张。9角钱相当于我三天半的伙食费，我哪里买得起？其实即使有钱我也买不到学生票。那几天晚上我总是步行三里多路，来到泰州人民剧场前面的广场，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数不清的戏迷一起，听高音喇叭里转播的梅兰芳演唱实况。每当唱到精彩处，喇叭里就会传来一阵阵的掌声和叫好声，我们这些场外的戏迷也拼命地鼓掌和喊好。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和热烈火爆的场面，六十多年后的我还记忆犹新。

梅兰芳离开泰州后，我满怀敬意地写了一篇题为《我是梅兰芳的小戏迷》文章，语文老师看了之后称赞道：“内容生动形象，有真情实感。”他还精心修改了这篇文章，并把它公布在校园的橱窗里。这篇小文引来许多学生驻足观看，于是我一时间就成了校园里小有名气的人物。